通甫類藁

通甫類藁卷三

淮郡節孝祠志敘

祠創於乾隆三年修於嘉慶九年再修於嘉慶二十五年

今皇帝十五年恭遇　皇太后覃恩大吏宣風廣仁董督所屬採訪節婦孝女上之部總淮郡六縣千三百三十三人皆入祠如令旣新其堂廡廣增祭田恐久湮沕捃摭爲志以備稽考傳示永永葢發於好善之公心用以闡微揚滯彰往而勸來備諸條例嚴禮則明質劑俾後禩有所承述不致浸怠浸弛其支期於詳贍兼通里俗雜沓公牘旁及耆諺不務藻繢具載實事而已士君子觀於幽德之必彰則知善之必可爲思風化之起原於閨門則知教俗之所由厚詳觀

於廢興之故捜揚措施之宜則知王政之必可行而善舉之不可不傳於後其所係豈不閎遠矣道光二十六年二月

安東歲災記敘

計然曰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天之行也故有風雨不時陰伏陽曶螟螽所傷鼠豕所囓歲用不登民乃告饉然十室之邑或有封家萬戶之縣不皆宅草故開一家之囷百夫救其餒平百錢之價一方享其利何者富者得錢貧者得穀中者饜麤糲下者拾粃糠救死而已何贍之有故民饑而不斃盜竊而不橫疫行而不虐比歲間登而生齒不耗古所謂十二歲一大饑蓋謂此也昔在乾隆丙午之歲天下大旱赤地千里斗穀千人相食然其時流戶多死而有產不貧何者近古民樸家有蓋藏穀貴錢輕農以不困故失業者委溝壑地著者獲保全其勢然也然且

流亡慘酷至今歌之自時厥後屢有小饑而無大祲四十有
六歲而當　今上御極之十一年歲在辛卯湖決於淮揚
江漲於荊襄連饑豫迫皖桐東南無乾土而京師乃望雨澤
朝廷大發倉粟以贍江南民乃其蘇而安東以區區縣廁
大河之北江湖所不及歲乃小稔南人逃而歸者日千百爲
羣號哭震村堡顛頓交道路明年麥半登夏大雨水四十日
不絕如繩晉陝荊浙皆災而江南自大河以北抵朐贛田盡
没其河南十餘縣承積困之後湖復瀰漫而姦民陳端決河
入湖湖倒灌鳳泗鳳泗受其累自江以北北抵齊西距徐鳳
東盡海延袤八九百里間鞠爲茂草矣江南隷府八州二其
五在江南三在江河之間惟徐海跨河北而淮屬瀕河下流

河以南多瘠稻利雨澤自安東以北北近海地尤[illegible]產麥菽秫無水利故漣朐之災常劇於他郡縣自 皇上登極之歲歲在辛巳前一年災明年壬午又災乙酉丙戌連災戊子則又災壬辰又大災十三年之閒災居其六七於是而極焉是年冬水涸種宿麥而盜起千百爲羣鳴銃佩大刀長鎗比戶烏鈔居民好爲備競賣牛種買刀小村八九家刀必浮其人數日出陳刀於門刀詭異百狀光霍霍照[illegible]薄暮子婦藏匿壯者謹守望連村相應有聲其被刼雖巨室大家下至貧不舉火靡擇也盜之繫於獄者至不能容趾則外繫減其食十日期必死然獄中卒不見減少歲且盡道路有死人鄉人醵錢爲甕具後益多則徑移之卒乃不復移天寒風壯死者

或坐或卧偃彊蹲踌墟里間野大聚而咋之甘乃漸噬生人有被其害者民食盡則茶茶盡則草草立盡遂有父子夫婦而甘心者矣其賣生口貴無過千錢賤或不滿百而斗麥價七八百米倍之黍麻石萬錢大率賣一口充一夫十日食而其後癘疫復大作死者空村野麥垂垂熟烏雀旦暮下宛轉哀號蒼蠅之飛蔽天自父老以為丙午以來五十年中所未見而江南他州縣及他省或至是或否道路言者紛錯要以余所親見及聞之不妄確而有徵者綜其大略著於篇使後之人有所觀覽焉

沭陽仲氏族譜叙 代

古者家國相維在上有封建而在下有宗法宗法明則人紀修而國勢振所以尊祖收族安庶民而成百志也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三代之時世家大族枝葉扶樹宗庶相守皆數百年故記之言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又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又曰宗子居於他國其祭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蓋大宗之重如此秦并天下遷虜六國改制郡縣宗法大壞世胄之家徒以門望相承不幸遭遇變故遷徙播越鍾簴淪於絶域車服委於草莽際會時主興廢繼絶往往以支庶承祧

而大宗降焉若東野氏之於魯子南君之於周是也至於世閱百代歷年數千子孫昭穆秩然敘列雖中更播越而繼承弗墜豈非明德之後源遠而流長者乎嗚乎當其變也以子姒姬嬴之胄降於畎畝夷爲皁隸而莫之省卹如其常也禋祀韋韝之士南面正其不祧之位緜延百禩而馨香弗輟於時其或遭世蕩溺支庶承統而大宗之布滿於天下猶且根葉棼茂按冊而可推尋源而弗紊然則緼袍韋布之澤其不過於南面有土之君遠甚矣乎沭陽仲氏先賢之裔自卞大夫以上遠溯高辛芒矣渺矣仲子以下九世遭秦亂而有嶧山之遷又八世遘赤眉之亂有任城之避洎乎有唐開元之代始建廟橫坊稱中興祖比四十九世皆大宗相繼宋室南

渡秘書正學士基以扈蹕渡江留其弟虔避亂南陽應金主詔歸會奉祀歷元明以迄　國朝奉明禋稱博士者皆虔後也而基以大宗降爲別支矣秘書之南渡占籍吳江其後子孫或在泰州與化萊陽贛榆而惟遷沭者爲最久[illegible][illegible]遷沭之祖曰淑誠元末爲登州守遭亂道死其子奉以來葬故仲氏之遷於沭初非擇而居之也自遷沭以上至秘書凡七世自遷沭以下爲世二十有二歷年五百名德相望食指於今且數千人而皆原於秘書一人之身原秘書之與奉祀公兄弟耳兄弟其初一人之身耳而至於今則繁衍徧於諸郡皆大宗之苗裔而陪位上公恩榮累代乃承統之支庶豈非天地變化而世家盛族先德明禋亦顯晦之有時乎故不明南

渡之訛不知長幼之所以易位不明遷徙之故不知大宗之所以分析而皆原於遭時屯難以篤祜發祥綜覽周秦以來二千餘載御世宰物之主數十姓於茲矣而仲氏若存若亡於其間愈久而彌光自他而有耀也故曰德彌博者勢彌遠發不極者脈愈長旁枝揚於上則本根槃於下仲氏之族之盛豈非天道哉余同年生仲君承武官宿遷廣文承其父兄搜輯編次之後彙爲仲氏支譜而屬余序其意其言曰自基祖以上譜在仲氏里志無庸敘也自虞祖以下世爲博士又吾譜之所不及也基祖之降爲小宗天也基祖之後儻再至於遷流失緒則子孫之過也嗚乎推承武之意不在於侈門閥而在於綴族姓不在於明大宗之失職而惴惴於後世子

孫之忘其初本此意以尊祖敬宗收合庶姓於是有巨族有巨族而後有彊宗有彊宗而後有立國先王以宗法維封建意蓋託諸此周官司徒九兩之職曰師以道得民又曰宗以族得民承武淸門高宗而居師儒之位以此率其族姓以風其人庶亦其職也俊不敏肅承　簡命有旬宣之寄念民生之流散思維繫之多方重嘉承武之能其官又不徒爲仲氏多賢幸也遂不辭而爲之叙

丁氏族譜叙 代

丁氏譜一修於某年月再修於某年月始鋟版有成書後遭河患散佚司馬君旣歸田有志於統宗合族未竟其緒今乙燊兄弟踵而章之其族之賢者皆奮起爲之助遂觀厥成葢事之難也國則有史邑則有乘家則有譜皆所以綱維天下之風俗而陰行其法度以統人心而治畔散於無形然古之是非明而統紀立雖一代之史出於一人之譔述而天下信其不欺今則一邑之書或百年而無成一家之譜迺已修而中輟人有競心而從善者寡雖勉爲之其弊極乃與敗壞之者等古之譜學盛行故世重門戶重門戶故鮮離散雖經世亂不墜法家故史失或求之譜今之譜不能紀遠則莫若篤

近不能立宗法莫若詳世系取其質實可信而已矣苟有所私意增飾其弊極乃與敗壞之者等丁氏之爲是舉也以守舊也司馬君之志也大占吉諧諸君之緒也乙藜兄弟於是乎能守矣士魁娶於丁謂司馬君爲外舅而乙藜則妻之兄也能言其家世然有汪陸二君之叙在故不更詳而詳其修輯之大意如此

王氏旌孝錄叙

霞九觀察既編其兩世贈言錄十卷復編其尊甫旌孝贈言錄六卷兩世者兼舉乙莊立齋兩先生而言之也旌孝錄則專主立齋先生而言之也立齋先生之得請於 朝也早其贈言也居先乙莊先生之得請也晚贈言居後也贈言後者反先先者反後何也尊卑之序也旌先父而後祖何也時未至也觀察少孤貧力不能及遠既貴於 朝而後上推及於祖也旌孝非孝子意也子若孫意也推父之意惟知有祖之孝而已不有推子孫之意先彰其父之德而後推恩以榮其祖也禮本仁而制義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等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喪重父而輕祖祭先祖而

後父觀察之請旌也先父自仁率親等而上之之義也其編言也先祖自義率祖等而下之之義也明尊卑之序順輕重之等所以親親而尊尊也等序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

熊大司寇集敘

鉛山熊大司寇自栞磚泉半泉諸集板皆無存公歿後四十餘年曾孫存泰來官江左暇日搜羅藏篋屬一同司參校之役得詩一卷雜箸一卷奏疏二卷附以四書義一卷旣成而敘之曰 國家幸休明豐美士之起家科目入居淸要敭歷封疆類不獲以殊功奇節表襮當世則必以文章爲潤色之具以傳世而行遠者爲美且賢至於砥身勤職以修於家而施於政或不欲以文辭顯而世亦罕傳焉豈非時和運泰萬彙昭蘇無所獻其奇而發攄於此歟抑世趨文明而鬧修者少歟何其夥也何其夥也鉛山司寇起家阡陌之中早歲飫問性道之旨中年友敎幾强仕而後通籍然猶迍邅郎曹出

守遠郡徧歷諸藩年餘六十始貳秋官長刑曹觀公所紀行年錄皆拳拳踐履篤實而以暴棄狂妄門戶諸病根為深戒其學長於名律自觀政以至掌司邦憲率皆用心於輕重比擬仁心為質而晰義至精此豈嘗留心辭翰抑世之所謂雄文妙墨公亦無競焉今觀所作言必成理而質實委曲誠意周至然則公自無意於文人亦鮮以文章推公而不知此乃達心之言積中而後發而非壹切枝葉之辭若為炳爓者可同年論也公自郎署出守已再受知於 純皇帝洎乎丙辰戊午之間 聖聖相承重熙繼照公驟繇外藩晉登卿貳於時大憝殲除 仁宗皇帝於 中正殿孝廬召見遂蒙倚畀卒贊大計逾年而督畿輔總風憲長秋官委

任稠疊矣觀公奏議之文與　先皇帝所以詔公者其誠意符契蓋有水醴之合又以見太平朝著之間明白洞達而公之宣勞　國家細而至於一民一婦之微大而至於數十年之積弊數百萬之逋脫無不披露周詳籌措欵備至如雨澤沾浹之期穀麥低昂之數他人視為具文常調而公一將以至誠蓋公生平反求篤行之學無時不具而布為訏謨以答君父自公視之一如家人帛菽之相告語斯固文章之本源不知者乃以為藻采之弗耀無怪乎百年之間承明著作之林至於如是之盛也公之諸孫聲谷方伯嘗承宣江浙文章政事後先標映令其曾孫復以典郡需次於此才譽方隆隆起余故樂誦公之文思公之心竊願後人光大前業以

惠我江南北之疲甿則斯集之傳固將家尸而戶祝之也遂

拜手而爲之敘

伊蒿室集敘

盱眙王明經約甫自采其文曰伊蒿室集明經既歿門人梓其詩餘一卷板皆無存咸豐二年李方伯求其詩將采布遺亂不果遺稿散佚矣於是吳刺史仲仙方宰清河盱人士往來皆歎明經以彼深沈奧博之才蹭蹬抑塞以死文采不見於當世道不被於將來也乃網羅放失得邑王孝廉蔭樾所搜撮並初稿塗抹蠹蝕腐敗之餘總九冊而命兒子蕡爲之勘校裁其複蕪得文六卷詩二卷詩餘一卷都爲一集而敘之曰　國家承有明之季易堂粱苑諸子以才氣議論轉輸運會後數十年而桐城毘陵分塗繼軌其流風效慕之者到今不衰承學之士耑守一師之說更非疊勝縣八代以尊韓

祧三唐而祖宋沿襲違久稍不厭衆望於是矜奇振異之徒出而秕稗遷固掎讓管荀擲舉元古以揮斥一切意斯文其非人情乎何其嘐嘐也明經生長淮泗寂寞之濱少攖貧蹇嘗身劬行其學務究極天人之故陰陽百彙之變內返之身心而推之倫物庶務覬以挽季俗救敝世已乃鑿枘於時苦識性狷疾不能容容浮湛無所攄其結轖而壹發憤於文章余嘗往復其議論至於申田制盡地力立品節以厚風俗一篇常三致意嗚乎而今不幸而爲陳言矣曩令以中外萬里全盛之力當百年　重熙之朝有命世大人之佐參錯邦伯因循守寀得君說而遍之可以陶成康鑄文景或曰君嘗歎桓譚不生子雲難再取所著書燒且哭由今日觀之君不

此之哭而誰哭哉君故與吳山尊李申耆友善二人深引重而意殊落落於時桐城之學盛行於世君獨經世綜物出入董賈間劣與牧之可之相出入竟其身名不出百里行年五十餘卒自湛於淮以死悲夫君詩長於樂府他體不逮其文而雅自矜慎長短言率精潤多可歌者仍其前刻弗可易也仲仙刺史嘗得見君飫聞其緒論一同則茫茫終古神交而已矣用是低徊流連而為之敘

孔宥函詩叙

往二十年與宥函稱詩都下中朝士大夫方相與導揚中聲追蔚正始文章敦槃之會無虛日後數年宥函改官南河與余里居相近於是海內魁艾英達之士彫落略盡矣獨余兩人時相磨切而宥函之詩一變而淸夷冲約令世所行和陶諸刻是也又數年宥函棄官歸養歲月流衍忽忽十餘載天下方苦兵興沿江二三千里焚殺不休戎旗四出宥函始以其髮膚遺體之愛慨然許國以馳驅當是時東南諸將逓數萬之衆苦戰三城之下矢石交於几榻斬馘纍纍旌竿而左右君猶磨盾灑墨拔劍高吟然則君詩之不暇求工決矣然其高深沈露之旨豈與夫獨者稱名士爲詩人之時同年而

並論哉憶君之師潘丈四農嘗以其詩見正余拱手曰君詩不患不高不患不深但當緯以實事耳斯時海內承平謳吟之士發奮感慨而常苦於事實之不彰言不足以稱吾情也曩令當時諸詩人稍延數年之算睹海宇之騷然傷公私之耗竭親見覆軍殺將之慘民生流離斬艾剝割之狀其詩之煩冤沈痛必數倍於疇昔然則君詩之每進益工豈君之所願哉豈君之所願哉

邳州志後叙

邳州志剏自明嘉靖中者曰陳志修於康熙十二年者曰蔣志今並無傳焉今所傳者一成於康熙三十二年主之者前知州孫居湜纂修者學正孟安世也再成於乾隆十五年主之者前知州郞承顯編輯者中州吳從信州人鄒西川也三成於嘉慶十五年主之者前知州丁觀堂纂修者學正陳燓也孫志主於指陳利弊撫郵凋傷其言往復咨歎然而稽古不泝其源臚今不綜其要體亦疏矣要其恤民之心不可不察也郞志載職官不及河務紀水旱不及祥異志河渠不及他境知所限斷矣然而援舊文踵譌謬有不免焉丁志自以爲詳且覈矣至其乖戾乃不省見或文增而事反減或裁舊

而情轉隱至於接續舊文使六十年中有所憑藉不可沒也天下州縣無慮千數百所則莫不有志由州縣而上有府府之上有省其志皆下根於州縣於是合十有八省以彙爲統志州縣志或譌謬龐駁等而上之至於天府之圖籍職方之掌載舉受其弊然邳以區區百里之地二百餘年矣纂修至於四五豈獨官斯土者政通而多暇彼其士大夫誠顓壹淳樸樂成事而少議論樂成事故功易集議論少則理不驪矣嗟夫使夫一州之士人握靈蛇之珠家擅和氏之璧雖使龍門執槧扶風操削欲以成一方之書豈可得哉余以巳酉之歲薄游彭城道止於下邳遊旅有縉紳先生五六人者儼然造焉語及於是役乃喟然而歎余避席再四其明年夏自京

師南歸而同年生董君作牧茲土乃具書幣禮甚恭且曰志與史同體一人爲之則專精而條貫衆舉之則裂吾豈以官書相溷哉辭不獲命歸而發篋陳書上下十九代之史旁及通典通鑑通攷山經地志官書吏牘世家譜牒金石文字之類反復研索證之以舊志府志淮安舊志七八家參以己意斷爲一書其自有明以前宗諸正史大都正誤者十之三補缺者十之四明季以後史所不詳則以志證志兼攷官牘旁採輿論增損匪多而劬勞倍至又自以爲文無定體不欲以例言敢以私意所裁條舉數端證諸當世自鳥夷索虜更相指斥加兵則輒云討伐稱名則相爲中外凡所援引悉改舊文但以彼此爲辭以明一家之作此私意所裁者一也宋武

齊高梁武諸君史家於其徵時便已正名稱帝衡義準法未爲精允今悉裁革必待受命始崇尊號此私意所裁二也歷代官守必由王命非是族也雖正必削夫以呂布劉備之雄傍關張之忠勇然非漢官之威儀終屬權時以承之此私意所裁三也梁習事魏而繫漢官石苞佐晉列之魏代君子不以不肖度人彼自踰其短垣於論古者何有若夫向靖劉鍾孟懷玉之倫雖策名義熙斷歸霸府或求之而不與或欲益而彌彰此私意所裁四也陳珪父子馳驅曹劉觀其本懷乃心漢室比事論蹟不入當塗之代至如宋齊以降百年數姓到垣諸宗雖名德相繼難以代分比諸歐陽雜傳豈得云過此私意所裁五也凡厥官師人物或稱位號或舉謚法詳則

紀其始終略則槩括數語旣昭情實兼寓抑揚此私意所裁六也時代相嬗略用編年如當分裂之秋各以本朝爲次至若靖難革除建文年號義士猶或非之廼於官師則書建文四年捐振書洪武三十五年一以明臣子之義一以誅成祖之心此私意所裁七也有明州佐職本臨民　本朝以來常司草土內州職而外河務登邳北而創運河限斷之義不得不爾此私意所裁八也人物裁取綦嚴列女實繁且衆士有百行女惟一終於婦德則先節而後烈於女道則先烈而後貞先王尊生而重身婦道无成而代終故先節而後烈女子無以身許人有殺生成仁故先烈而後貞此私意所裁九也繫壇廟於建寘明神人之依入水旱於民賦觀天人之應附

貢舉藝文於學校思國家敎之所以用之德行本也文章末也此私意所裁十也若夫雜記所載於觚變之萌三致意焉言有所不能盡意有所不能詳其他單詞孤義攷疑正譌皆本心自運旁靡商榷旣愧謭陋益滋悚惕世有助我攻瑕袪纇蒙小子實受其賜肇始於道光三十年七月初吉成書於咸豐元年十月晦凡十七閱月主其事者前知州事董君用威今知州事馬君軼羣贊之者州人候貢生舉嘉玉廩生徐景山朱錫組採訪抄舊者生員吳璦盧錫宇也於例得備書焉

書林侯官手札後

公前戍伊江時南中諸君有贖鍰之舉公婉謝之而公子孜舟言尤切至一同敬惟人臣事君猶天惟義與命無所逃之雖昔人有言曷若歸命投誠乞憐君父要之心迹今古一時未可一概量也公辭之甚正今公已奉　天子簡命巡撫秦陝移督黔滇　恩寵眷注日隆矣藉令當日義舉果行權重姬美其不如少遲緩之以待　天心之自轉明白然方諸君爲此時豈逆料有今日事情發於中而事迫於會苟可取濟將不復權衡審度而爲之於義甚可嘉夫天下義有所不暇精而情有所不能待至於天人訢合　主臣道隆果有以大慰中外之望則又非一二人意氣所能感格而

國家景福無疆之徵驗也於戲達矣

吳城義塾記

吳城義塾者南清河吳氏所剏也吳城鄉名也吳氏舊有濂川書院復剏義塾於吳城所以養人材不一而足也不曰書院者教其鄉之子弟不足乎書院云爾曾子曰非也蓋國家所以教育人材之具其亦多矣於內則有諸宮八旗之教習宗室子弟入焉勳戚之士造焉有國子監四方之貢士教焉於外府州縣皆有學民之秀者入焉三年學臣按部而試之學官教之　天子遣使者校其良楛達之部禮部試之取其秀者而進之　廷試而官之其鄉試見遺者學臣擇其尤異而貢之太學教之　廷試選之其繁且密如此猶以爲未足於是有書院通都大省山僻小縣書院之布於天下無慮

千百數隆禮以聘當代之通儒爲之長封疆之大吏州縣之
長官執主人禮焉其尊且重如此今太學居　輦轂之下近
臣清德重望或不尸厥職猶不能如古至如州縣學官率皆
瘕老昏耆積資累年而後得之或以貲入以罪降者益不自
屬貧窶積輕爲教亦苟月課不徵文讀灋不莅事而書院之
長必視薦者之氣力爲進退內官外吏請託相屬門生姻舊
遥領兼權於是教法大壞人輕其師竄名易卷苟且塞白師
益不自重或乃考校文藝黜優升劣市潤分腴情同僧斂推
屬煩多主者厭倦羣相歔欷以爲皆病弊繇教者饕廩餼之
入學者適膏火之貲以利相求故也今吳氏建義塾於鄉事
不在官師不由薦試高等無所得利孔盡塞道乃益尊以觀

通都大邑高名宿望以相市不反復勝也哉其不謂之書院不亦宜乎塾爲室若干楹東偏則文昌宫爲室若干楹址故石氏地庀工鳩材則吳君一人力也建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告成於例得備書

二燕記

烏乎美惡之理賢不肖之相去豈惟人然哉以予所聞二燕事尤奇沭陽老諸生耿君家有燕巢於廳事雌忽死雄別挾一雌哺諸雛甚勤日未晡雛紛躪墮地則哺者蒺藜也耿大怒毀其巢盡殺雄若雌且曰雌誠毒矣雄尤甚焉後二一年余復至沭以語門人周生生曰然嘗聞之自是尤惡燕嘗捕其雄以弄小兒斃焉雌獨居有雄入其室轉鬭七八日毛盡脫而雄不能犯雌日夜哺諸雛哀鳴上下至今撫心爲恨燕一也豈善惡懸越有如此邪豈雌之性不難於守貞而難於不妒其匪所生邪豈雄之性易忘其故雌而雌爲雄撫其孤固宜然邪豈前雌惟不貞故妒而滛殺其子邪豈後雌或爲人

撫其雛亦不至是邪又或覸他雛終有間邪

王翁小傳

去山陽東北百二十里曰廟灣鎮康熙中升爲縣日阜寧縣北行六十里瀕河地曰東坎同常居之或稱於同曰坎有王翁者好藝菊菊大蕃盛有異問翁何爲曰童子師也不知其名翁惡人問其名人亦不問之但曰王翁云己丑秋將去坎而歸與友人李儀一過翁巷字湫隘門壘石石高二尺許膂聲出戶外屋三楹菊居十七八翁乃言曰老人年七十餘矣所種菊數百種矣此皆其選也年老貧病不出此門者近五十年遂大笑李儀曰翁居市廛之地足不出門戶名不可得聞知蕭然與草木爲賓主豈不異哉後三年有龎生者自

欸來叩以翁曰然有之吾師也翁蓋名秀艮有二子願常獨
居其好菊亦天性從游者必醇謹能蒔菊然後受或損其菊
必大慟有愛之者持去不惜也因笑曰吾師跛於足顧高其
中門限高可及踝從先生皆垂髫晨暮抱書至扳而入扳而
出或欲損之先生怒不可人以故怪先生多不至門盖嘗有
一人至者與論大合整冠往候之其餘雖造門先生不送謝
曰老夫蹣跚此門高不得出矣曾子曰吾於王翁得守身焉
在易艮爲小石爲門闕其初六曰艮其趾无咎其翁之謂乎
翁性嗜酒每秋月之夕命酒向菊而坐若有所語者嘗爲屋
所壓三日得不死人咸異之龐生云

沈貞女傳 張貞女附

貞女沈氏沭陽人許字同邑張廷鈴年十九而廷鈴死弔焉年八十有四卒女之來張也張别爲一室殯匶焉女朝夕一木牀坐匶側相對如生宅有火風盛列屋皆燼女所居故草舍左右人嘑女不動强之女哭曰我所以來汝家爲此匶也匶出則可而家人共引匶匶堅不可舉棄匶挽女女攀匶大號誓與俱焚衆知不可强竄去火滅女屋巍然邑人靡不嘆異女守匶六十有五年足未嘗出戶限也所坐牀損八寸許及殁而後與張同殯云

魯一同曰余適沭陽其地有東營者貞女坊在焉輒瞻卬其下不能去女殁去今二十有三年矣居人往往道其軼事且

曰女之節路人哀之然其姑遇之無禮女曰吾命固然無怨色嗚呼豈不賢哉而明儒歸有光之論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者也男女不相知名女子在室惟其父母之許於人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授綏而後爲夫婦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且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異哉歸子爲是言也先王緣情定禮而不强人所難能夫未嫁不相知名者果不知身之爲誰屬耶婦之於夫與臣之於君一也在室之女與未仕之士一焉爾女未嫁而身許夫歸子以爲無廉耻士未仕而身許國歸子亦以爲無

廉恥乎歸子謂女子未有以身許人者不自許爾父母許之矣彼女子之心將違其父母之命而不之許乎將姑許之而恐其一旦出於不可測而託於不知身之誰屬而豫爲之地乎幸其父一許而已設既許甲復變許乙亦以不知其身之誰屬而從之乎六禮不備壻不親迎而謂之奔先王以恤夫不能備禮而失時者非淫奔之謂王制所不禁也今人守志不改適且爲之死而歸子禁之是以爲淫奔也此宜商鞅之法所不忍而謂先王之意乎夫禮之不行於今多矣歸子引曾子問婚有日而壻有父母之喪使人致命於女氏既免喪不娶而後嫁之使今日有爲此者豈不亦大怪矣乎先王之制禮也凡皆以中人爲率其上焉者則其所尊異而不欲以

率天下禮不禁再適以爲難率焉爾不再適則以爲賢也貞女之與節婦難又相倍也今貴節婦賤貞女謂爲無廉恥同於無禮而弁則是守志之女不如改節之婦也予既備論貞女之事而予里中有張貞女事與沈貞女尤相類

貞女父名鶴立安東貧諸生也幼字阜寗王象賢象賢應童子試以瘵卒女再縊不死刺其喉喉不絕如綫父抱之蘇而告之曰兒無自苦爲語若翁姑以汝歸王氏矣女頷之而其後王氏屢許迎女愆期至於今十九年女鬒髮白髮素食嵗東著單衣凛凛霜雪中而王家素裕女時時見象賢坐堂上大聲嘑曰曷不歸吾家則應曰若翁不見許無所歸淚被面雨下卒不果沈女有姑張女有翁異乎哉

關忠節公家傳

公名天培字仲因一字滋圃姓關氏山陽人也起家行伍歷淮安城守營守備揚州中營守備獲私鑄王國英等十八人署溧陽營都司獲逆嚴加烈等二十五人移兩江督標左營守備歷中軍都司外海水師奇營守備奇營遊擊道光二年外洋獲盜最三年署吳淞營參將旋即眞後二年東南方議海運海運自明以來輟數百年議者紛錯大府舉公任其事六年二月督米船千百四十五艘米百二十四萬一千餘石自吳淞抵天津先期功最署太湖營副將明年署蘇淞鎮總兵官旋即眞十三年入朝　上御便殿召見五軍機記名明年夷事萌芽先是西南諸夷暹羅眞臘安南之屬皆賓順

受職貢惟英吉利最遠强黠嘉慶間一入貢嚴衛出海至是夷目律勞卑來不如約兵船駛至黃埔河兩廣總督盧坤水師提督李增階坐疏防落職而以公爲廣東水師提督公至則親歷重洋觀阨塞建臺守排鐵索軍務肅然東南倚以爲重公容貌如常人悛悛畏謹而洞識機要尸占應對悉中暇則習弓馬擊技技絕精在廣著籌海集識者比之戚少保云

公居虎門六年而禁烟事起當是時洋烟流毒徧天下前侍郎黃爵滋發其事　上命內外大臣雜議議定著爲令而英吉利躉船適至躉船者販烟船也公既習於海而前欽差大臣林公則徐威畧素著與公尤協力至則拘夷目錮其船船不得發獲烟土二萬二百餘箱焚之奏聞　上大

悅敘功有差夷計不得逞明年四月𥁞師入浙江據定海分船溯大洋上天津詭投書乞和而前直隸總督琦善馳傳赴廣東林公以罪去於是和議興海防撤矣廣東邊海門戶曰香山虎門香山奧衍易盤踞去省少紆遠虎門險狹海道曲折去省近虎門外列十臺最外大角砂角二臺屹爲東南屏蔽是年十二月夷攻大角砂角壞師船而大帥日以文書與夷往來冀得少遼緩夷不報命而急戰戰方交則投書議和書報復戰晝夜攻掠不已時諸軍集廣府者駐防滿兵督標撫標兵兵不下萬人又調集客兵團練鄉勇民兵數萬而大帥所遣助守臺者撫標二百人駐東莞提標兵二百人備策應由是二臺日益孤危相繼陷沒二十一年春正月夷進攻

威遠靖遠諸臺守者羸兵數百公遣將慟哭請師無應者初公之以海運入都也時從故人飲酒肆中醉而言曰日者謂吾祿命生當揚威死當血食今吾年四十餘安有是哉已而嘆曰丈夫受　國恩有急死耳終不為妻子計公老母年八十餘長子奎龍吳淞參將前卒幼子先遣歸及是乃緘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公死後啟視則墮齒數枚舊衣數襲而已公既自度眾寡不敵而援絕乃決自為計往靖遠臺晝夜督戰已而夷大䑸奄至公率遊擊麥廷章奮勇登臺大呼督厲士卒士卒呼聲撼山海水沸揚杳冥晝晦自卯至未所殺傷過當而身亦受數十創血淋漓衣甲盡濕事急呼其僕孫長慶使去長慶哭曰奴隨主數十年矣今有急義不使主死而

已獨全手持公衣不可開公怒拔刀檗之曰吾上負 皇
上下負老母死猶晚汝不去今斬汝矣投之印長慶號而走
比及山半迴顧公隕絕於地時二月六日也長慶既去懸厂
自縋下下負水多蘆根刺體如蝟卒負重創送印大府所而
身復至臺求公尸夷人嚴兵守臺則乞通事吳某以情告吳
某者嘗爲漢奸公得之宥弗殺給事左右恒思所以報公至
是爲長慶說夷誠懇反復夷人義許之入求尸鈹交於胷長
慶膝行前徧索不得卒詣公所立處舉他尸數十乃得之半
體焦焉事聞 天子震悼予騎都尉世職謚忠節 賜
葬如禮喪至之日士大夫數百人縞衣迎送道旁觀者或痛
哭失聲而長慶得公尸後復求得麥廷章之半體與公尸皆

徒負以歸水陸七千里公葬後恒鬱鬱不樂言及公必泣下未幾卒

論曰甚矣虎門之敗也悲夫可爲流涕者矣方公之經營十壘累戰皆捷奏上公卿相賀主上爲之前席嘉嘆至於再三然而釁發於定海詐成於天津夷不爲無謀要豈夷人能死公哉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厲有階矣長慶義士誠慼犬羊吳某奸耳知慼怨爲一日之報哉

書裕靖節公死節事畧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朔晨起發篋得吳人陳時上諴勇公書論裕靖節公死節事陳故靖節客親見公死狀甚覈獨恨其文弱又不載舟山戰事公旣死頗有異論故謹次其事明公非智窮數極倉黃於一決而處心積慮成於死者葢久公起家兩司巡撫江南所至有威東南事起公駐節寳山夷不敢犯屬伊相以罪廢　天子命公督兩江充　欽差大臣屬以東事公聞命赴嘉興調度而廣東和議屢敗最後以銀六百萬千餘爲城下之盟飽而去公知不足恃守益嚴二十一年七月厦門失守得報集兵鎮海躬率文武僚屬刑牲釃酒誓於衆曰逆虜悖天寒盟得氣於廣閩爲不備羅茲猪毒今

聞其乃揚驅起椗捲衆北趨鎮軍葛鎮軍王鎮軍鄭先師偏
師急趨定海幕府總統大衆相機援應且虜歎和以要我今
日之事有死靡貳幕府四世上公勳烈不沫受　命專討
義在必克文武將佐敢有受夷一紙書去鎮海一步者明正
典刑幽遭神殛音詞慷慨聞者震奮當是時鎮海守兵數千
隸麾下者惟親兵及徐州兵而提標兵隸提督提督者余步
雲也公與步雲約分險而駐奉公遣知府黃冕守金雞山而
步雲守招寶自夷入中國戰則懸紅旗和則白旗變易耳目
以猜我師至是公巡師登城見招寶山之旗有異懷而未發
而步雲果稱疾不行禮怏怏懷兩端步雲者用鄉勇起家剿
川楚等賊積功爲大將趙金龍之叛步雲功最自以久歷行

陣頗易公公治軍嚴夷在廣東時謁言公得虜必剝其皮公
聞之曰虜謂我不能爾邪遂捉兩夷目剝其皮以故夷人怨
公次骨而詠步雲以牽制公公之誓師也道經學宮頻池旁
石刻巨字甚偉而心動私念脫不測尸我於此矣歸則以語
左右已而夷分兵寇盛嶴石浦遣將擊走之八月十二日夷
犯定海先登自竹山門總兵葛云飛禦之於半塘土城破其
巨艦明日復進竹山門明日攻曉峯嶺處州鎮總兵鄭國鴻
却之是晚虜據五奎山十六日入吉祥門夜戰火其舟十七
日夷三道並進壽春鎮總兵王錫朋首當其鋒衆皆殊死戰
頗有所摧敗而大綜掩至我軍連戰六晝夜士卒饑疲虜持
皮梯登岸越嶺勢如風雨於是海風大作濤奔山湧文報斷

絶三帥同時畢命軍中奪氣公以定海既陷𢰅虜必揚艅深入

益激厲將士憑城固守而鎮海單弱援兵未集公知不濟嘆

曰昔先義烈公以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死於難今二十一年

八月謙在此命也夫謂其客曰明日將戰戰則不及言今欲

有言凡軍中　諭旨奏疏及他文簿置行館中又曰余無子

妻弱一女在襁褓可以德峻承祧殮葬之費取給而已又曰

吾所草諸疏藏之家祠　朝廷有所推問以此進將戰又曰

公等皆去西城數里外覩吾破賊急草露布不者與家人會

於餘姚勿顧我我死提督必以我說於夷夷雖得鎮海不能

有也　朝廷復命大將斷曹娥江而西東南尚可爲勉之二

十六日夷凌晨而軍公登城督戰親援枹鼓戰方亥而迷雲

單騎上城有所謁公不答去旋復來曰我死固當如百口何
且步雲有息女今日嫁何如哉公曰兒女情君故不免然忠
義事大既語步雲而急戰自辰至未所殺傷過當而招寶山
兵遽潰散威遠城失守金雞之卒擾亂公所遣黃冕不能軍
麾而退夷乘勝蠭午發火雨下延燒民屋守兵皆散公徒步
下城西北面叩頭奮身入頻池有呼救公者聲未絕而逃于
總馬瑞鵬曰公之奴袤喜之聲也泅水而出公公昏瞑縛一
小肩輿健卒負之步而從於是夷人以十萬金購公尸甚急
薄暮奔寧波明日易舟奔餘姚而息尚屬僕余升者追及舟
登而號少頃目微眴猶述城上語一二不可辨舟行五里而
公死矣後五日渡江貌如生劉中丞斂之而瞑見者莫不悲

異而余步雲以二十六日晡退保寧波果以公死說於夷夷繇是益輕中國明年五月遂寇寶山掠上海據京口以犯金陵　朝廷始歸咎步雲逮捕至京師斬於西市

論曰公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或曰公爲大言多易駐瀾經年不能止鴟張之寇躬賊而死耳烏乎心跡未易明明者亦不易當兗豨豕突沿海七八千里壁壘相望也老謀宿將起家而推轂重臣懿親擁節而臨戎虜以鳥翔蛇竄貪亂數千之衆橫行溟渤之表擇利而食曾無門闕之限中朝自一二武夫免胄喪元僅乃不辱其他奔息陲涕望影驚風或乃交逅詼譏坐魍魎於堂皇揖猰貐於壇坫公常謂事夷如父母其亦有所憤而然也廣州之盟未寒廈門之師旋辱齰舌嚙指

剜膚擢筋少存顧畏義不出於此觀其忼慨誓神從容遺命此豈匹夫臧獲激烈一時者哉而成敗之論引繩批根成人之美罔如是乎方之朝衣就市身首異門又爽然失矣

書張秀

張秀者沭陽小吏也沭諸生王某以墓地與邑豪訟詞引秀豪嘗決水衝塚墓數百所懼行千金啗秀不可倍之不可豪賄諸官反坐王生鋃鐺幾成獄王不能堪昏仆階下官引問秀秀曰決河者實某非王生官張目叱秀秀曰實某非王生詈楚雜下暈絕良久既蘇垂頭久不語王生顧曰張秀汝之爲某至矣盍誣服乎秀笑曰秀不愛千金之利關三木脛骨剉斷至死不忍誣君者以有天耳君何德於秀而日相爲困大呼實某實某獄得不具人皆稱秀長者而其後頗通賄賂擾公事或曰秀變曾子曰嗟乎此其所以爲秀也天下大縣吏役常千人小者不下數百此人皆無食於官復不少受人

財物有餓死耳且夫却千金之賄冒萬死以直寃獄此士君子所難鬻期會通關節取微利以活妻子乃吏之常今舍所難責所常不已傎乎士有束身自愛然不能爲秀之爲者多矣奈何責秀

新撥中營養馬灘地碑　代

南河總督初設於雍正七年以漕標之徐州宿遷城守三營改隸是為河標兵後三年設河標中營副將駐清江浦中營有兵六百八十九人馬百五十九匹中營之職掌司河轅稽營務催漕運　國家承平來久鮮徵調劇役而中營以當南北衝要視他鎮稱煩苦兵勞馬疲嘉慶十九年副將徐建功請撥洪澤湖灘地四百頃有二十畝分為三則上中則以贍兵下則留於養馬下則之地二百十五頃二十畝以其荒下謂之養馬灘云其後數年豫河多故每溢而南趨湖湖益高高堰蓄水多灘盡淪沒兵以重困道光十二年桃源奸民決河入湖濱湖東北邊稍稍塡淤二十九年黃復洩入湖益高

廣民人少私佃作或執契要什佰遮訴而前副將許聯鑣請還養馬灘地依違未果咸豐四年今河督聊城楊公以湖灘先經淪没崖畧雖是界至荒失請悉歸公招佃以杜僥倖爭奪之漸奏上　報可而聯昌奉　天子命來居是職竊惟

國家自用兵以來凡五六年攻圍南北行糧坐饟日益困絀司農暨吏仰屋愁歎苟可以佐戰守一日之用不惜銖求而箕斂之而況以故府之所載天地自然之利沃膏之壤而聽其甌脫弗取溺職之罪斯大因亟請於公旣得允而守土之官當事之佐咸以爲事久荒落厥區弗詳學田民田佩離參錯偏徇所請爨將叢鬧公乃集衆議秉和衷舍舊弗給而新是圖棄污就隆擇腴舍蕪惟多惟寡勿貪勿競惟分所安

凡新撥養馬灘田五十七頃八十七畝有畸田少於舊厥利

維倍與民殊畔農勞不擾坐而享租兵無愁怨自茲以往士

伍飽燠馬壯蕃息翳我公之賜爰述顛末詳書界址丈尺深

刻茲石以垂永久在事諸弁並得附名於碑陰云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銜頭品頂帶致仕光祿寺卿湯文

端公神道碑並銘

公諱金釗字敦甫一字勖茲姓湯氏先世自浙江處州青田縣遷蕭山河斗里再遷縣治西門外謂之西門湯氏曾祖克敬妣王氏祖成德妣王氏華氏戴氏父元裕妣來氏自曾祖以下皆太學生世增其德飭身砥行以公貴　封贈皆如例公生而端靖寡言乃眀四歲患痘幾不良於行家世服賈而公獨溢於學以名諸生舉省試第一嘉慶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朝貴爭羅致之謝不往而時時徒步從大興朱文正公游請業督過如古聖賢相爲師友前後大庾戴公鉛山熊公延館其家雖居門下後進諸國老大人皆已憚之

矣十三年入直　上書房母憂服闋遷侍講視學湖南三遷
自祭酒爲內閣學士充江南正考官因留視學補禮部侍郎
復　命仍在　上書房行走明年七月　仁宗升遐
召公赴熱河襄理喪儀紓哀供事事皆辦轉吏部左侍郎
充　經筵講官初　宣宗在潛邸尤敬禮公公之典試
江南也　宣宗及諸　皇子賦詩贈行榮重無比公內
剛外訥師道自處意所不可即變色不肯對雖在大廷亦如
此以是見憚然亦浸嚮用公時尚書英和以州縣陋規日盛
奏請分別清查以定限制公奏言陋規皆出於民州縣猶未
敢公然苛索者恐　上知之而治以罪也今若明定章程
即爲例所應得勢必明目張膽求多於額例之外雖有

嚴旨不能禁已况名目猝雜所在不同逐一檢察轉滋紛擾殆非區區立法所能限制也疏入　上甚嘉悅道光元年兼戶部侍郎總督孫玉庭奏以南漕浮收不能盡去議請八折收漕公又爭之曰前此絲毫不准浮收而浮收過甚者且到處皆然今准其略爲浮收則不肖者益無顧忌以爲功令不禁浮收而浮收且十倍於往日雖告以收逾八折即予嚴參而前此逾額者何嘗不干嚴辦卒不聞爲之減少獨於新定之額恪遵而不敢踰此臣之所不敢必也在督撫奏定之後不慮控告浮收在州縣紛有發覺又將巧脫其罪是限制仍同虛設徒爲　盛朝開加賦之端臣竊爲　皇上惜之其事遂寢明年調戶部右侍郎兼吏部丁父憂起復署禮工

二部侍郎倉場侍郎入直　上書房遂自戸部左侍郎遷左
都御史是時　宣皇在位久熟於情僞自京師以及十
九布政使司民風吏治之淳雜窮櫚蔀屋含寃負釁嘷號而
赴　闕　上必立遣重臣馳傳周歷窮治以申枉鋤强而
公以公廉强正屢蒙　委任自七年九月奉使山右明年
使宣化十月使四川明年四月還至襄城復奉　命循漢
江而東治獄於武昌六月抵京師尋以十月奉使閩中又明
年二月使道還家上冢前後三四年中週迴萬里輶軒所屆
虛衷約己以盡下情而宣　上德雖在要荒之遠一如
輦轂之下　先帝嘉公勤勞每奉使還賚進有加其使
山西也遷禮部尚書使宣化還　賞紫禁城騎馬自川楚

歸先　上書房總師傅使閩還拜吏部尚書兼戶部尚書而
公亦以南北耽征久虛輔導屬　皇長子遘疾　聖心憂
轸啗公者因巧構機牙以激　上怒於是有降補侍郎之
命重賴　天子神聖亮公樸誠曾不崇朝而震霆開霽惟
公信道篤而自守堅雖獲譴謫而當　天心覺悟之後猶
必從容登對以畢申其情理之說而　上亦不以芥蔕信
乎古明良相遇之際有出於尋常萬萬者而人亦罕得而知
也公既降補之二年復自左都御史拜工部尚書轉吏部尚
書明年復兼工部先是京畿道御史許球劾陝撫楊名颺諸
溺職狀　詔公往鞫審擬有差矣而言事諸臣必欲傅治
重罪至謂公有所徇縱或搆蜚語以爲名颺嘗致厚賂於學

撫粱章鉅因以得欵曲於公將興大獄以撼公於是公方由陝入川清查兩川百有十一廳州縣軍需出入及長吏貪擅不法事有
旨確實具奏公歎曰吾豈可以避嫌而骫法哉公則條上諸言者可信與不可信折衷平準萬言疏入
上可其奏而
命公暫以尚書巡撫陝西公之治川陝獄也署按察使李廷錫知涪州事楊上容知江津縣郭彬圖皆公門下士並坐吏議公當官而行無所避就人稱其平十七年正月庚子
上諭內閣吏部尚書湯金釗品學醇正奉使公明葢
上至是而眞有以喻乎公之志矣是年冬奉使至張家口改蔵治獄太原五月
命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尋調吏部尚書會有安徽民人赴刑部省門自剄

上封章者公偕侍郎吳文鎔往讞旣而由皖入浙還至江寧淮安稽察河漕諸利獘當是時中外乂安　朝廷無事明年而夷戕首發於廣東不得逞則東陷定海南絓廈門北至於天津沿海騷然　天子以爲海島遠夷蛟螭蜃蛤之性不足與計是非且以中國方制萬里獨奈何與區區醜虜爭一旦之命於不測之淵乎旣而事連不可解　朝議遂歸咎於首發難之人以轉圜救敗一日　上坐便殿從容問公以廣事可付託者公以林文忠對坐是失　旨益强中國以制夷狄者大臣謀國之義忍小忿以全大計者　聖人姉天之仁公之心以爲熊羆不二心之臣四夷之所敬憚不當無故自去爪牙坐撤藩衛　先帝之意以爲制夷狄如

猛虎毒獸當使之弭首帖耳雖有材官勁弩制其死命所傷必多此則天地幬覆之量雖以公拳拳之忠謀終無以仰測

聖慮之深遠而公自此退矣公歷三朝四典鄉試再充會試總裁一知貢舉四掌留鑰周歷五部侍郎再長風憲歷援吏戸禮工四部尚書自官翰林時布被脫粟後常不使有過其學以治經爲務主敬爲本自明季姚江之學盛行　本朝諸儒矯之遂成水火公不立門戸不爭異同大約本明道敬義夾持而兼有取於艮知即愼獨之說以刻意礪行爲宗尤篤於本行烝烝色養當辛巳假歸時公年已五十封公猶命同牀卧起曰吾以爲十歲兒也其當官廉而不峻察而不傚務在安靜持大體嘗視學海州大風發屋多士

惕惧公移座𫎇舍神色自若良久乃定其長諫垣也有控邪教者株連甚衆公察其妄即擕狀歸而以誤燬於火告同官事竟熄其鎮定皆此類也公去位凡十有五載初授光祿寺卿以衰老乞骸骨蒙
恩以二品頂戴休致自陳家無室字乞留京邑雖閉門却埽每遇
朝廷立一法用一人喜戚見於辭色
先帝之季年
恩眷彌篤每對廷臣垂問再四公子寬出守鳳翔陳謝之日
召問公病體增減起居服食甚悉二十九年
賞頭品頂帶
今天子御極之四年重赴鹿鳴加太子太保銜耆耋優游
兩朝薦禮之盛近古所未有也公善楷隸自七十五歲後每日晨起鈔經二百字凡鈔論語大學中庸爾雅禮記毛詩尚書周

易孝經孟子左氏傳尤好抑戒之詩寫至數百過疾作乃止
然猶日讀通鑑周易終公之身寢疾四日值太夫人忌辰猶
肅衣冠强起行禮及彌留之際以遺摺授次子修公手書也
其言曰伏願我　皇上以愼德爲理財之本以愛民爲敬
天之實天心眷佑妖氛自消嗚乎公自乞休以後其心猶是
陳善責難之心其所望於　今皇上者猶是　先帝
敬天勤民之事然卒不可以復出者則是古大臣難進易退
之本懷可謂自信特立者已生於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薨於咸豐六年四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五歲薨之
明日遺疏入　上心軫悼即日遣官賚醊照尙書例
賜卹　賜謚文端五月巳巳　皇上命禮部右侍郎杜

翻致祭於喪次十有一月戊辰公之喪至蕭山越翼日甲申
朔行 諭葬禮葬公於山陰縣東山夏之璜珑山配來氏
誥封一品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享年六十歲至是合
葬禮也子二長寬由廕生官鳳翔府知府先公一年卒次修
巳亥舉人官通政司副使孫四學淳附貢生大理寺評事學
治增貢生候選訓導俱寬出學彭學喬俱修出孫女四長適
翰林院修撰翁同龢餘未字曾孫二於是通副君乃具公之
系族行治歷官年壽爲書介其同官吳君昆田使人自京師
南走二千里請爲公墓道之文一同束髮就試當公視學江
南曾一望見顏色及壬辰入場屋薄祜淺植不克出大賢門
下後來京師蒙公親賜手蹟以爲榮幸至矣曾不自意得以

文字測量山海以自附於私淑之末謹沭浴齋宿拜手而爲之銘曰

洪惟　國家政在樞府道在師傅公歷臺閣者三十年而曾未與聞乎機務蓋居論思之地不可勤以職銜四方之命亦不能久其處惟公立　朝侃侃自將中蹶而隆不易其方汲黯之戇周昌之强養以中和道德文章晩如司馬優游洛下彼勤述作公嚴自課如古武公飮酒自警彼晩乃葢公守一靜公去不留公道大光白日靑天見公　帝旁

文學孫君墓誌銘 銘缺

道光二十九年春溥游彭城覩其山川鬱勃慨然想見古來文武豪俊之士退游里巷問求明故老閻萬之遺蹤而後生少知其事者蓋耆舊彫喪盡矣暇日披覽圖籍得邑明經孫君運錦所爲銅山志問之敎授潘君曰然吾知之明日偕以來篤雅君子也出其所纂閻萬二公遺書網羅周詳蓋好古而能言者語及邑志歎曰斯事之難也運錦雖與是役實有所不盡意且曰先君子葬二十餘年矣其行事在斯志而銘幽之文缺如願有請一同避席逡巡再四其秋東歸而明經以書及狀來其言尤篤至一同雖不文其敢辭按狀君名文蔚字振宇其先李氏元至正間自眞定遷徐州是生五子曰

恭曰賓曰謹曰讓曰武傳十餘世而有修撰蟠敏達公衛以文武忠孝受知於 聖祖憲宗之朝李氏始大君蓋與修撰同出恭祖傳十一世名邦璽爲君高祖邦璽生毓桊毓桊生歲貢生芳聲自毓桊以上皆姓李氏邦璽有女字江寧孫國章國章隨其父宦游來徐單門無嗣李太姑以爲感毓桊歎曰吾幸多子何憂太姑遽起謝抱芳聲以歸芳聲生四子曰大猷大謨大本大任皆從孫氏大本字景黎由武舉成進士生四子長即文學君君生而奇慧十歲通九經叔父大任奇之授項羽本紀一夕覆誦畧無譌脫十五丁父憂服闋補博士弟子一應鄉舉不樂而罷乾隆四十六年河決沚微山湖夾村舍纍人畜明年旱蝗地料土方采椰捕蝗之役紛

然四出吏益東濕於是諸孫家皆破君稍稍轉徙期復舊業而其後歲在丙午九省大饑嘉慶改元河連決所居北陂田盡没君尤以其時周急邺難自內外親及他士之寒者往往貰給廩食膏火死喪襲櫬衽衿傾貲無難色家故多客諸宅賓坐恒滿歲暮或不歸歸文學君家當是時滇南闞南枚毘陵馮生以書畫韓亦大以琴以奕師鎮標以醫以詩沙老以詞吳公卞公丁翁以酒蕭生以清談君各以所長酬對其他弦管博塞之客各從其所適要以談藝論道辨說今古為笑樂性尤跳峻遇人面折之而退無微辭坦中豁如也居母權安人喪哀毀盡禮不隨俗作佛事諸弟貧或數與易宅縱所取而自拾窳瘠不以厚薄累其心以故晚益困矣而氣岸不

衰年八十有二以道光七年正月二十三日無疾終著北陂詩草若干卷蓋運錦之狀如此運錦又言曰先君晚而生運錦前母藺孺人早世老母在今年九十一歲運錦亦六十頭童童髮白而脫每念先文學少時賓客文雅交游意氣之盛去今都五六十年里中長老親見其事盖少矣今不圖後遂茫如矣以余襮明經收羅放失及讀其家乘所與文學往來諸人皆類古賢達然於今不一二見何也余既重明經之爲人又樂觀彭城先賢之風遂爲之銘

文學陳君墓誌銘 代

譚祖同曰士遭時阨阸齎志摧折挫衄以死非浮競之士則才而不篤於道者也至於盛衰興廢之感雖古仁賢亦何能無慭然昔三代盛時家國並建卿大夫士守其先澤故詩有大田楚茨禮陳鼎銘所以詠歌舊德垂示子孫後世公卿罔有食采建邑猶勲閥相守州郡推其門望與一代相終始豈非篤忠孝之道謹於禮法者然哉故有高門望其亢宗替墓憂其殞祀不幸宗祊衰落變競紛起其賢者憂傷念亂思及先人卒至摧殞如陳君者其可悲也君諱廷錫字東瀚建昌之新城人曾祖諱道贈某官世稱凝齋先生先生以理學行誼高天下新城之陳始大是生五男長諱守誠中憲大夫浙

江金衢嚴道次諱守部朝議大夫河南陳州府知府次諱守中內閣舍人君之祖也次諱守訓通議大夫江蘇按察使司按察使次諱守礬內閣舍人凝齋公年四十餘成進士一爲縣令而歸有先人貲百餘鉅萬盡以賓鄉學義田社倉之屬凝齋公既殁諸子皴歷中外勳幹偉妕孝友廉謹天下稱之其後有倉場侍郎觀禮部侍郎用光君之從伯父叔父也監察御史希祖工部侍郎希曾君之從兄也當是時陳氏顯名四世羣從子姓位望烜赫文章政事甲江右而君祖舍人公性恬退早罷秩家居所居西水園林亭溪壑之美優游脩素爲士族冠冕鄉里有所爭辨及有大事皆就公取平足不出戶庭三十年而聲望猶在伯仲之右舍人生君之考文學諱

耀文學生二子長文學星緯次卽君君蓋生而猶及見舍人公比數歲有齊童之目性樸訥重謹篤於祖訓雖處勢勝恆布疏自屬弱冠與兄補博士員累躓於鄉益究心經術旁及技數百家之說曉其大義文學君晚而多病君侍疾多年乃并力於醫醫絶精自陳氏諸老相繼殂謝家中落子姓支屬蕃衍萌蘖其間內外相煽惑懦愿或不自存則牽率以去君獨守正見怒詬相與蹈藉之其後進通顯於朝者又族屬卑疏力不能取正道光丁酉祖同之官淮上君歎曰吾寧舍而去乎則痛哭別墳墓相隨以北蓋自丁酉迄乙巳八年之中嘗一歸哭先隴過昔日之西水園殘楹斷甓徘徊不能去平居再三言言必泣下每家書至引燭拔之曰吾不忍見也卒

以憂傷客死嗚呼如君之明達豈以困窮顛踣動於心哉其所遭際亦有不得已也君次子夔甲辰以副榜準貢幼子學厚爲九品官君不色喜而謂祖同曰吾心如吞棘雖使吾子登巍科列清要吾滋不懌也嗚呼其可悲孰甚焉祖同陳氏所出悉其家世知君之心與君之所以死其深至者弗能言也言其一二使後世知君不死於困而其中有不能自存者君生於某年月日没於某年月日得年六十一歲配某氏子男四人某夔某學厚孫二人某某以某月日輿櫬歸葬於新城之某原銘曰

大儒之裔名賢之孫雅素道喪君豈獨存騁君之初瑤林璇源隆極而顛君丁其屯中歲無家爲壇載奔髦馬素韍霣涕

塈門今也歸止丹旐翩翩先民之思首邱斯敦覺姑峩峩松
柏高原而返其眞毋媿前人我拗幽珉永詠來昆

孫節母墓誌銘

道光二十有八年春一同東歸安東之故居聞孫子春蟣居母憂趣往唁之殆無人色嗚乎悲者不可爲累噓一同與孫子同里閈先母與太孺人戚婭過從歲時慶賀兩老人聚會語瑣細曲折一同長不及膝游戲於側太孺人所以憐愛之甚篤今忽忽四五十八一同失恃已十年而孫子重有大戚迴思兒時狂走老人左右恍惚如宿昔事而終已萬萬不可得於是孫子哭一同亦哭禮日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孫子老矣太孺人又福祿令終疑其情有所止者嗚乎孫子孤兒也方太孺人以青年稱未亡人遷徙流離艱難危苦百端所以撫育教督其子與其前母之子若孫四十六年如一日人

子之情雖百歲誠不忍一日離其親之懷抱況太孺人之苦節而孫子所以報之者雖極人世壽考富貴可願之事無足以稱其情五十孩提也孫子其何以無悲一同前年歸謁太孺人時兩目已昬一同自名太孺人撫其頂曰五兒嗚乎自吾母歿未有呼是名者今並是不可得也其忍不銘孺人歿於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五歲子二人春𤏲太學生嵇孺人出春𤏲郡庠生孫七人孫女七人銘曰

歲在申月在巳諏夏辰祖𦶜里松柏之森森上有貞禽是爲節母之室於千萬年害不侵我勒貞珉諗來今

兵部職方司員外郎韋君墓表

君諱坦字竹坪姓韋氏淮安山陽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隱德自祖以下皆贈奉政大夫君少沈靜讀書寒暑不輟道光十六年成進士授兵部武庫司主事調職方司毋憂服闋加員外郎銜仍管職方司事銳意任職補主事一年擢員外郎總辦職方司事充則例館提調　國家承平日久法令繁密事之下六部者吏引條牽例意爲高下掌印官拱手受成莫得其要領少一動即挾其短長君事無鉅細反復研核文書小疵親爲釐正而意存大體吏以故畏而服之二十六年

上謁　東陵明年謁　西陵均從是年秋隨

文大司馬赴河南察振得馳驛君太息曰使臣以振荒來而

重擾民乎自備車馬以行至則周歷稽察閱十五日歷十縣
四千五百餘村二十六萬餘戸驗銀封訪錢價考城長葛有
浮冒者銜請入告郡縣肅然時大荒之後疫氣盛行君抵省
病甚甫汗吸藥一甌卽登程行風雨驟作泥淖深尺許令或
以狐裘進君力卻之退而歎曰吾豈有失德與無因而至者
何也君體素健及是遂羸憊而明年秋隨大學士耆英治獄
綏遠城出居庸關數千里升鷂兒嶺以望青冢歸裘所攜青
鹽一裹而已二十九年秋復隨相國閱兵浙江道東南兩河
裁減浮費而南糧折色之議興　朝廷以度支空絀注意甚
銳相國以訪君君歷陳通漕利獘及折色不可行狀相國曰
然然此　上意專屬我且奈何君曰卽不可遽止姑以災

荒求遼緩　皇上仁聖冀可得俞允遂草疏入告　報可
先是相國在兩廣綢繆夷務經年少不厭時論及折色議寢
東南數千里百萬戶之衆賴以紓息皆一疏之力而贊成者
君也當是時相國奉　上面諭披事多多秘密惟君得與
退而未嘗一語洩於外由是益重君及　新天子御極之
初有詔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而君病已劇相國日候起居
使者屬於道比卒歎曰吾獨念韋君可恃耳今已矣遂無所
薦君前後奉使者三嚴飭僕從一無所擾嘗謂辦事易防弊
難每至一處左右內外百計揣摩飲食起居褒貶皆弊而褒
之爲弊尤甚聞者以爲名言性孝友侍贈君病衣不解帶者
兼旬忌日伏地哀號十年如一日嘗隨兄省試兄病卽日同

歸幼弟墉在都相從最久寒燠飢飽如恤童稚及病劇每見墉至輒陽爲好言言無所苦至忍痛弗呻吁可悲也桃源房君以貢入太學君延教其子房病殆不起或以爲言君歎曰吾豈以生死易心哉比殁封匣中金而以巳財厚斂之居於主位而受弔焉其平生他行事多類此要一於克已厚物以故病殁之日知與不知無不扼腕流涕君殁於道光三十年三月十四日得年五十歲娶同邑張氏封宜人一曰封恭人子二長福臻邑庠生次福英君之殁也福臻福英侍母淮上比訃至福臻病不能興惟福英奔喪至於是福英扶服泥首於一同之前曰先君行事巳乞會侍郎爲之傳而表墓之文弗敢他求一同與君交三十年知君最悉當君未卒前十日猶

親問君病比禮部試畢而君柩在殯已三日矣君弟有言吾兄何者而當得死嗚乎天可問哉君歿月餘一同獨遊城南之野亭遇刑部李君清鳳初不相識語及君遂相持而哭一座皆驚其公誠之心感於人心也君可以死矣是爲表

缺壺銘

市有鬻壺者視其一光澤而　與衆異問其值廉審視之口完而鼻正質重而體厚無疵也觀其下處乃有微缺一不為害顧私心竊獨不喜其缺曰壺無如此不缺者乎曰壺之類是多矣以其精好一日而空其匱而是壺以缺獨存市者之過吾門適然而見之必就而問吾價稔視其缺不顧而退而吾價為之減價少人益疑後之來者乃不復問價其他麤惡醜拙日以市者千百計論是壺之缺無損於用論是壺之用他壺之不缺者弗若也而人之過之者舉以是為訴吾將捶而碎之尚安以是為予曰毋然予將市之反復觀其缺而心乃有缺之見存卒謝之歸而悔曰噫嘻壺其碎矣以予之

憐是壺而以缺廢彼安望哉明日視之巋然存如其值與之歸而反復視其缺而心猶有缺之見存豁有自外來者示之以得缺壺爲笑烏乎壺之用未損也光澤而堅緻自若也市者不過問鬻者不珍惜幸而有憐者又將沮於世俗之見而狃於尋常之議而天下之不沮於世俗之見而狃於尋常之議者又往往爲人所譏笑既已不顧衆議悍然而致之又未嘗不終以爲憾而肆市之間陶冶之舍不幸不爲憐者所見毀棄破碎湮没於亂草之間汙穢之場者可勝道哉銘曰

爾聲琤琤爾質纍纍爾體一虧人則爾疵匪人之故職由爾自爲烏乎日月有時而剝蝕山嶽有時而傾敧璧何爲而瑕桐何爲而炊微葑菲之詩人而吾將安歸

檄鳳潁淮徐滁泗宿海入府州屬文代

狂寇稽　天討之日久矣自正月以來兩省不戒蔓延江北維揚士庶怵於邪說開門揖盜坐受殘辱　皇上赫然震怒大軍徂征毀其土壕燒其船隻脅從而來歸者日以千計賊勢窮蹙嬰城自守節鎭大臣方爲百全之謀環攻而待其斃乃三月中旬有賊數千豕突江浦蜂擾六合六合義民操白梃而蹈之殺賊千餘燒船數百賊負殘創掠滁來走鳳宿此皆驚喪之餘孽迸散之醜徒非有器械之堅利旗隊之整肅也然而淸流之險不守臨淮之關不閉俾賊遊魂假息蕩漾中土夫徐方古多英傑鳳潁風氣勁快豈今昔之殊勢而勇怯之情異與備預不素而久安之民易搖聯絡不堅而

自孤之心多危也崇泗產也官於淮楚南當廣陵之衝西承洪澤之委地散民罷衆情岌岌待罪三月幸不辱命毎當簡衆誓師聆江介之悲風望淮西之烽火何嘗不按劒衝冠撫弦流涕嗟夫猘犬狂噬久而自斃天厚其毒於斯極矣淮右吾桑梓縣河盡股肱縣地千里二瀆如帶形勝都要遮蔽中原齊乃心力何寇不殄守乃險隘何鋒不遏至於賊情可得而言夫賊無徵調之繁無文法之密行無紀律居無部夊千里不齎糧發掘擄掠去則委棄走如飄風聚如蟲蟻此其所長也至於兩陣相敵礮火齊發則賊之籐牌布障不能當也平原善地戈矛進退則賊之短刀竹竿不能支也馬步並進更番休息賊之芯蹻赤足不能敵也利堡自守野無所掠賊

之飢困不能給也連城犄角遠近相救賊之徒眾弗能應也由是言之賊之長在剽疾遇堅則退賊之情在恫喝能必則全豈有八屬義眾不及六合一隅之民千里維城竟無六合一戰之效竊爲士大夫羞之敬陳約言各勉忠義

一約心有惟恐見賊之心賊斯至矣有惟恐不見賊之心賊斯去矣譬如十八同居密室忽疑鬼至則左右皆鬼矣使十人操戈而逐鬼則無鬼矣奉約八屬官紳軍民各自磨礪時存恐不見賊之心膽氣自倍賊有不來來則殲旃

一約耳聞急報而不驚恐以驚我眾也聞捷音而不喜恐以懈吾志也其言自賊中來者安知非妄語其言不自賊中來者安知非妄傳奉約八屬官紳軍民塞耳不聞以止煽惑

一約足足用之立奈何乎徒行足用之進奈何乎徒退能行而不能立終無立足之地矣能退而不能進終無可退之地矣奉約八屬官紳軍民思進有不死而退無十全何必紛紛遷徙自蹈危亡爲

一約力人各用其力則勇生一人倡而衆人從則勇生知衆進之不能俱死則勇生奉約八屬官紳軍民齊心同奮如左右手則前無强寇矣

一約財窖金藏幣爲盜守也裹糧負橐爲盜餽也盜不有之人得而有之矣下智守財散十之一中智守財散三之一上智守財全散之十之一者可以守三之一者可以戰全散者百戰而百勝奉約八屬殷富之家散財養士以衛厚資

一約官民官非民何衛民非官何與衛棄其民而思苟免者是匹夫也出城一步童子制其命矣棄其官而思逃亡者是鳥散也出鄉一步豺狼食其肉矣奉約八屬官民相愛相結如父兄子弟雖有黠蒄不敢正視

一約城鎮城鎮之民主客各半其情必貳貳者盜之乘也客財多浮思捲而趨主人弗恤與客齟齬雖有秦越之人不親於盜賊乎雖有仇郤之家不恩於盜賊乎奉約八屬城鎮之人破除彼此之懷庶得同舟之濟

一約鄉野小村併大村塹而守之小堡併大堡塹而守之五里一小聚十里一大聚聚少百家多及千戶晝穫於野暮藏於室丁壯處外婦子處內警至鳴鼓速聚畢集不集者罰聚

必有長苦樂必均飢飽必恤出入必察恩分相得賊之散而之鄉必非大衆也四面而攻之無噍類矣

以上八約備矣尤有請者　國家休養二百年　朝廷旰食近三載自粵賊踞桂管破湖湘走九江下皖桐陷金陵虜維揚前後興師十萬屢經創艾而其烽未熸者節鎮有追勦之師郡縣無堵截之力逐西則走東攻南則竄北犄角之勢未備而守令之權散也計賊大衆不過數千並其裹脅不過數萬總其數不能敵一大縣江寧分其一鎮江分其一揚州分其一臨淮又分其一其勢已散力已孤今向大臣圍金陵戰江南琦大臣圍廣陵戰江北竄而出者僅數千人誠使郡縣各守其疆連城相應則立時散破遷延日久滋蔓可憂棠不

自捘敬與守土八屬僚友遥申歃血之約共指天日之誓賊至一縣四縣應之賊至一府府屬諸縣應之其或不應鬼誅神殛既上不以憂貽　君父而下以安其民業流福子孫不亦美乎麥熟急刈麥禾熟急刈禾殺賊所獲恣所取從我者生背我者死吳棠謹約

擬論姚瑩功罪狀

臣聞齊有黔夫燕祭北門楚殺得臣晉人相賀趙用李牧秦不加兵列服之君猶有爪牙之佐爰及後代守邊之士魏尚郅都班超梁瑾之倫皆威信千里坐摧强寇用之則邊境安舍之則戎心啟故延壽不賞漢臣寒心道濟見殺宋疆日蹙何者忠孝勇猛之士敵人所搆忌讒間所繇横生徒以纖芥之間疑似之釁卒絓吏議使折衝奇士旋踵及身為世深戒誠可痛也竊見前臺灣道姚瑩忠勤文武守邊數年横塞夷虜之衝虜嘗三犯之摧敗奪氣以去單輿以來南絓廣閩北連江浙失地喪師者駢肩望於道臺灣地廣不過一大郡卒不過千人其所摧陷足以暴白於天下矣往者和議初成僉

謂可恃厦門旋覆淛東再蹶準今眡昔和之不可信可見於
此矣今信逆虜反復之說輕折捐命之臣摧敗士氣爲夷復
仇夷自定海以來小入覆軍大入奪城焚殺淫掠動以萬計
就如逆虜失風被勦送死東歷亦足雪數年之深恥償士卒
之寃痛奉　命守土惟敵是求　皇上天容地載沛大
恩於上諸臣守義死節於下以守則固以和則久　國體事
機亦無損缺臣見其功未見其罪竊料夷人張其凶暴咆哮
中國深入腹地得而不有非有餘力而不肯施技止此也使
邊將皆如瑩等出萬死不一顧返之計縱不百全勝負之理
亦當相較或未易量今怵其詭說變易有功之臣瑩等一去
海外孤危後有來者避畏吏議孰敢擊賊邊吏解體辱軍之

將有所飾其恥卒相委以去東南之[illegible]未有艾也且 國家誅諸將以委城而罪瑩以敢戰進退之義臣未得其中謂宜湔雪瑩罪激厲有功以勸來者謹狀